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抹散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縕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卯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
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
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童童也自秦焚詩書坑術
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
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
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
灾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
為無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
前蓋十有餘代而之間錯如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
[illegible]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寔盖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
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
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
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
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
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
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
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
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
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卽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奥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備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輒安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折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為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敘之然未知陳君果以予言為然為言耶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為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道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漫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声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容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

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戚皆是矣堯舜文武臨是事以臨是民以治是道以傳聖人之中道故國家開談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記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奥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於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

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邊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馬之道不可以言傳也審矣余於是得為學之方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仁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當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指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士之學者固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户可漸而進矣精思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及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殁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温尋前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小異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奥亦妄意其所歷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復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復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也秦離降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蔑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餐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門其戶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宋之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半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汚鏝之非惟不足以尊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絶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於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通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虞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礪宋皇帝屬精求治用賢如不及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陛下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禆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竄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收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者公既歿迫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来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将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撫即馳往省之見其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絶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求字於卦曰順聞一言以蹍其實也字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為虚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来乖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非諄命聖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為説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於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藉其行

爲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聞燕其善言懿行固已飫聞習見之矣倘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聞焉況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詩言志書紀事春秋以褒貶之義也予其無辭予聞而誦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乖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非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爲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爲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缺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聞緒言讀行固已缺聞習見之矣脩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況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績學文譬諸箭之注于參以古今之變非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言之事業光明磊落大過酬酢皆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德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究其志而用不窮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倜儻應用之文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爲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傷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氷華先生文集序

氷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獨稱其掾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掾士大夫達而位尊朝則其進退之事業足以輕重天下之士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爲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傷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歟之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氷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獨稱其探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適於世方以是得罪於權要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為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剡厲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懣懣感慨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為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為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頼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
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牽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初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虢辭位而太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揩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虢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小攬豪英如建屋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樽櫨居樂無不盡其材者宛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欸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五年神考登遐遺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頃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頼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閫而海内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重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況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墓銘多携參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實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謚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歸也大觀元年八月巳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於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先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奥非余

所知也蕭君欵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户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驁悍強忍而提師徇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乘機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編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敬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親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之畫皆其胸中饜飫者意謂其幼名可必也世變屢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西洛州刺不少概嘗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謝去工名日益高是以傳于杯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忍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
不待異禀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
於女子乎故嘗梁之族酡黍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
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
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
絶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閒出道卿所書女誡示
予極稱其推予之賢蓋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
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
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
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
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豚為彊何以
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册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禀有異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欲為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
窺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魯伯智孝行類要

魯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楊孝本
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臧子嬰之際吾知其非盲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諜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攷于春秋之學尤關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絃索意於放古之為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嬰之際吾知其非盲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伏羲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嘆予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

[illegible]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萬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温公解禪偈

李君與祖以了翁所書温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温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與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二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来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徐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損也然諸公皆一時名進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簪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禄為榮而以陰騭為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卿緦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緦其子

孫與道卿所以奉事之志則鄭氏之流澤豈當理之矣
足云雖亘百世而蓋先生帖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散論為明誠中子以論議贊
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
典與而引據精審足矣是正先儒之訛故寶藏之以
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溫公家集中不
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論命卒奉對以漢魏以来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但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厚乎生用心欲率今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
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
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
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
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真曜為比其尊之也昌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以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嘗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二部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頴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特嬖睚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囘屈不能為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士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慶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恬古流嵓巖表終身不復余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為琢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公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踐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荊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閔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幸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冩者如登膺門況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温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佐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覺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温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未安撫黎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朕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雜著

書銘

舍其英節其實精于思潛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鶩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子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烹何子告之曰夫鷄烏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偷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蘭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況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既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藺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揣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為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於宰也有意於誅宰我知其意而
亦以隱若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啟三
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為宰
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若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
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
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
相離益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有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籍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瓘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閨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閒有所之必簪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蔕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肅談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羅甚僚屬有談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益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見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

[illegible]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illegible]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illegible]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

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字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聲埜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嚾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雞鶩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衮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顧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颯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新聲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滇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斗斯一時之盛集蠻千里以交欣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寖承代於欣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載孔氏之母意思綿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歌傳勝事用播聲詩

露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況是春城多樂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君簿領晝無暇旌旆雲路終同摯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瑟一時刊

里人蕭科督刊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詖行僻言可為勤矣然其支離鄙者日夜矻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荊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益智者不能窺而喜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系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卑離切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耡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施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咨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
直惟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目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其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裒
爲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記
籍甚益歎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
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
生官于閩令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
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宂其才其平昔朋友
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
提掖之率以窮宂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
不獲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
世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鄒鄒兮邾國之禎應
時須兮純明篤實允武孚兮胸中之藏羅璵璠兮佩
早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芻嶇兮雲帆蔽天膠
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
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
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
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
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
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慝然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憮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學干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羞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適將泰然矜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撓挫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堅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宛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速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藏亏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亏託厲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亦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泯沒終厥而伸宛同腐骨号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予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雖泒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雖和鳴禮衣編鎔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祀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流翩翩江流瀰瀰何之與水俱逝
酒敬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齋

嗟乎思齋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究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稚適予
之館升予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予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潸落
沾裳於戲已焉昌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鼈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實以清濟
胡不慭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遵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浪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亦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耶余獨存雖
末即死而頭童齒豁築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任其責者復誰歟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罷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佐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艱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嗇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久吝而弗與齡寺之柄乃其誰奪
眞詭眞詭財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讜論沛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来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謝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来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慭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萬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處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予之戚嫡妻稱子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手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寢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寓哀情嗚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罹此鞠凶昊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怨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勵其子次學慶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欽其悟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魯[illegible]
[illegible]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徵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魯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寖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魯[illegible]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考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朝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卽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益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吉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輦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益食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愨故異論莫能奪其議門堂配享備及五帝

毀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究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效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無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謟事李憲李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奬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待即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當公行且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章
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
大臣體蹔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頠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
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聽之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耆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奪之是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奪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誦詩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舉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萬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奏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殺未嘗出践外朝羞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頭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盡規太妃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侯倓者貢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社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畢冊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改歸於便庶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開朝廷命王孝先開豜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如何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但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訪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豜村口有無未及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復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矣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亮先朝厥立傳國再世可復諫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審方作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遵迎和氣禳旱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鄧相詭計盡去純仁在鄧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是鄧相詭計盡去純仁在鄧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是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壬二公争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疎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詆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無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
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餘廚傳以
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
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
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
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
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
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
聖初徙知瀛州元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
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朝
已不及焉簾事爾陳皆國家大體當謂人主雖有自
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
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
中歸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
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止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
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
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
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
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
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禹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肖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衢史言希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知泰州又二季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且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梧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校勘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謬誤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從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七大夫再沐赦甄敘或漫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骴未蒙聖澤寃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敘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銅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待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王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見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屬精為治日接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處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遺失故中書舍人不無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隨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被論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論日所論臣頗不知其詳以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頗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念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毋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攽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攽官職其犯顏斃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通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下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季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俞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遍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章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無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録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廼出稍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漠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戊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克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遭愛未遠是行稚
奎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楊
州無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廼公廼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謀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濠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而文例還爵秩授公散郎仍與魯公還居閩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歎慕戴二公同時寢疾公處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殁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翌日公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間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餙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潁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處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其宮其送伴虜使使者語其曰昨朝會日執其事者非魯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抑乏為急由在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疚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郎中二司户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楊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緩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兗州瀎犖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庠二尚幼孫男二十人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恢恬憚憚憚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父無遠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以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廸曰逈曰遹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等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塵剡石墓左以示来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矧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塋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飲吸水與遺世絶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乎

予不肖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元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粃糠允矣夫人其

德充配刻銘墓傍以詔来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爲公今墜有期敢以請予曰吾不幸至於不諦冠以銘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子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魯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貲諸父皆浮侈妄費貧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尸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爲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爲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爲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觀爲按籍手爲數利用以爲怨君去旁品吏舞籍爲隱漏以贓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徵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遠大飢流亡孳籍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疎目明亦易避也其破敖剔蠹必鋤畫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窆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

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厚德兮靈兮騎雲欻天闔而上訴兮之長有後訢有考兮視此銘辭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讓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劒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毅不妄笑語雖愚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之子尚幼夫人以嫡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率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昞曰乞銘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壯歸脩之庶下已不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乃述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幽善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頃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撤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繹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厚儕無一辭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根相得之晚未幾而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昉父諱惟真祖諱昉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窒慾為入德之途常以畫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萬與吾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忠誨成懇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狥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女配于君乍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娶守義不改適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温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安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倣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纖其樊者也宜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枚辭曼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鬧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弢藏于身多文之富昌云其瓏學無欲淪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含光歷衝之原望之巑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棄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棄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末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魯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將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盡棄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逐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干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劒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曲屈

初在淮陽率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于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壻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明游共學者皆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幸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璵瑤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洶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薄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瓌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鐫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徠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華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僚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兼著自少篤志讀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季其月其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其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其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虞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鬬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斬解其

囹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冤得不死者五人令狼狽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吏二獄率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鬬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歛以事汚君緩其獄鬬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卻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辭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卽還關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奉干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遺憾男一人曰常明擢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睦姻族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卿公其管城尉將君其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為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莞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録十卷藏于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書户部黄公之狀来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不雖不能銘豪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庠猶德在躯蹟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畢不泯逶止于茲其存不朽有嘩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天禧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来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来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鞶橐掃廁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癒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祓歌從俗君獨曰吾寧死猶不忘非萬於為善何以鞏此君喜佛學而不惑益天性也疾已革召諸求福田利益事將倚繡屏而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眼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琳琅待價千金醻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埳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探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後傑佾備偲遭武氏之
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佾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
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猶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
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
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箭以進士高第起
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椽稍
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績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
陵卒于位柩將行川人不忍其去共攽留之塗橫山
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
土飯之輒愈其感惠在人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家則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文
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
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
窶甚家徒四壁惟開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
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輩
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
德不為進取計南豐罷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
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
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楊州高郵縣
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容縣事除潭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會袞公布卽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卽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卽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吳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入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卽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入寶赦轉朝請郎用奏
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秦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泰寧仕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以用處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吏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鬬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旋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簿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庶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辛大喜求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歷户羨田為功
御諍以為不可使諸怒欲加牓徑造白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奪從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章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亟現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慕榮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于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已無有万下令敢有復
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上鮮知學
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
門子弟至褫紱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澧淵
年始諫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
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
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
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慶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
教遍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
莫敢為邑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
雖守將屢易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
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泊於私歿居家友順
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
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
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潛乎
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
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徵名於
世雖仕筮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絶情累若預有知者問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寓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已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敎任必晝贈朝請著作佐郎尚書二部員外郎贈朝散大夫諱慶贇屯田郎中考諱崇懿贈中大夫公娶柳氏封安人朝散即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業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平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户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温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塋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
而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絶或封惟時之遭德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充爵爵蕃于孫世載其德著于兒
陵疾誰與寥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斷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七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死爭力田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遺寄之去來視酒一悦善無不報不干其
躬力稽之勤後穫必豐知公多予慊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瀆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奔越三月癸酉窆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冀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弟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謚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罹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如在已者雖里巷疎遠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傾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行作配無遺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次缺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illegible]

[illegible]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illegible]次[illegible]卒孫男三人曰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解林曰棟曰樂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為己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施所學以旌耀流俗非吾志也初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分不復以世累嬰拂其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沁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頎謂侍子曰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逝享年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攜孥而往孫氏歷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杳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

吾堅之志歟懷素生延福生意君生季孚

宇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千通乎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譜選之子

楊氏墓誌銘

陳溥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居士乎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甚篤甚為人嚴恭儼格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子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子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暌隔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率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致寧孫女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葬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嵓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猶歛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葬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于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未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
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
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疎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
者雖掃瘢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
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
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
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
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
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況外姻乎聞其
風可以以敦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勤子弟以
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嘗從山之政有惠愛明道
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
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
此晚喬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
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
義郎即嵓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
積善之報于後兒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
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俞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慧救千嬰以歲飢殍彼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之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禨祥宗人得癘疾鬻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置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計畫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通旅槥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為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知常時坐頃忽瞑目趺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在塵勞中而能自檢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韋孫二人其狻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澤後昆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